



族群文化敏感度， 從真正「看見」開始

當名字不再是通關密語

Umav Ispalakan

我的名字是Umav，來自Ispalakan家族，這是布農族的名字。以前我有另一個名字，就是從出生時以漢字姓氏登記的姓名。從小我也習慣別人用漢名稱呼我，「Umav」這個布農族名字，只有在回到山上遇見長輩的時候，才會被老人家稱呼。所以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Umav這個名字對我而言很像一種「通

關密語」，知道的人，只有我的家人、原住民的長輩。在平地讀書交朋友，不太需要報上這個名字，我也一直覺得「他們」不必知道我有一個布農族名字叫作Umav。直到有一天，父母親告訴我，我們要「恢復自己本來的名字」。某年的夏天過後，我拿著新的「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開始了樸實無華

的國民生活，這也才發現，要以自己真正的名字生活在臺灣社會，會碰上各式各樣神奇的狀況。

我的身分證姓名欄上不僅有Ispalakan Umav，還有八個音譯漢字，這種顯然不是大家習以為常的漢文化姓名，讓我很常被臺灣人誤認成外國人。明明我的祖先是最早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群體之一，所使用的是來自臺灣這座島嶼最悠久的語言，卻常常被其他臺灣人當成「外國人」，這是情何以堪。來到城市念書後，也常常因為名字而發生一些可愛的誤會。例如課堂點名的時候，大家常常很不確定我的名字該怎麼唸，或者會先被詢問「同學妳會說中文嗎？」被唸錯或打錯名字的情況也是層出不窮。除此之外，其實我在成大遇到的人都滿親切的，看見我的名字，會好好詢問我正確寫法和唸法，也有興趣聽我說明布農族名字的由來。從這些互動中我慢慢發現，其實，使用族名、讓人看見自己具有原住民身分，不只是對我個人有意義，也會對所有我接觸到的人產生影響，從對話當中發現值得深入思考的原住民族當代議題。

校園中原住民學生的困境

還是有人以不可置信的口吻問我，有可能嗎？現在原住民學生還會遇到適應不良或歧視的問題嗎？我也想回問，你有想過你對原住民族的處境有多少瞭解，又是以什麼樣的立場在懷疑這件事呢？很多人看見原住民，只看見他們想看的那一面，幽默、樂

觀、某種外型，但這些印象有很大部分是媒體渲染塑造。有很多人會跟我說，Umav你們原住民都好可愛，我好想當原住民，我有時候不知道該怎麼回應對方，只想問他那你看過不可愛的部分嗎？雖然當代原住民有著不同來歷，有些議題不能一以貫之，例如在都市出生長大的族人，或許比較沒有適應都市的問題，但仍有很多困境是原住民共同面對的。例如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群的不了解乃至於衍生歧視的問題。先不說過去我們的長輩所經歷的明目張膽的歧視與霸凌，我自己身邊就常常遇到因為外貌、口音或僅僅因為身分註記著原住民，而被非原住民排擠或另眼相看的同儕。

透露自己的原住民身分，對不少原住民學生而言是有壓力的。明明這應該要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身分，並不是戰戰兢兢等候著其他人質疑與評論的標籤，但往往事與願違。例如被非原住民拿來詬病的升學加分制度，明明這套政策的立意政府助於原住民學生取得更好的教育資源以促進社會流動，使原民生能夠獲得支持與復振自身族群文化的力量，而且在保障名額的前提之下並沒有影響到非原民生的權益，然而原民生卻往往因著加分制度面臨歧視和質疑。說實在，我對某些非原住民針對加分制度所衍生的相對剝奪感覺得很莫名其妙。你們是生氣原住民跟原住民競爭嗎？還是生氣我們不夠認真學母語傳承文化？還是生氣我們考試

成績考得比你好？關於這套制度所要談論的面向真的很多，但希望社會大眾要瞭解其實真正的問題不是出在原住民身上，回到政策制定的效益及社會結構層面去檢視問題，更不能忘記正視歷史脈絡，不要站在既得利益者的位置上再次壓迫原住民。

面對主流社會所加諸刻板印象和歧視，我在自己所經營的粉絲專頁「每天來點布農語啊！」中常常以漫畫談論這樣的問題，一再呼籲著社會大眾，不要還沒真正看見原住民，就先以偏見框架了原住民。上次參加一個聚會，在場幾乎都是十幾歲的原住民學生，我舉了一些有關歧視的例子，多數都有共鳴。無論是因身分、外貌而迎來的明顯惡意，或是被「微歧視」，成了不分年齡時代的原住民經驗，現在依然是。微歧視不代表「很微小的歧視」，而是包裝在「看似是善意」的言語以及日常「看似正常」的情境中，做出騷擾或貶低他人的言行。「原住民都很幽

默，所以我對他們開玩笑沒關係」，這是歧視，「原住民都住在山上，豐年祭都在喝酒跳舞」，這是歧視，「原住民的小姐穿族服很漂亮，希望你天天穿給我看」這是騷擾+歧視。我可以列舉一大堆親身經驗的奇怪狀況，想都不用想。

教育須更重視多元文化認知與敏感度

有些非原住民會對原住民說出一些很沒有文化敏感度的問題。例如一聽到我是原住民，馬上就想問關於「打獵」或「山豬」的事（真的是在哈囉？請問我看起來像獵人嗎？）「布農族有很嚴謹的狩獵文化，不僅關乎到耆老的山林知識的經驗傳承，也是不同輩分之間的倫理維繫」，如果我當下很嚴肅的這樣回應對方，對方又會露出很無趣的表情，因為他根本就不是真的想認識原住民族的文化。其他諸如「你們在山上都穿原住民衣服嗎？」「你跟張惠妹有關係嗎？」這些超級刻板印象的問題，如果你很常遇

到，一定會跟我一樣感到很無奈，也會質疑這幾十年來為什麼非原住民對原住民的了解好像進步很緩慢。

在原住民族內部而言，透過資訊媒體或者親身互動交流，我們其實很早就知道除了自己的族群以外，臺灣還有很多其他族群、說著其他語言的原住民，甚至我們的族人若遇到其他族群的朋友，還能說上一兩句對方語言的問候語，這不是很困難的事情。大部分的原住民，對於多元族群的文化有相當的認知。

某次系上的課程，浦忠成（Pasuya Poiconü）老師帶著我們去屏東排灣族的三地門部落參訪，當地是屬於「北排灣」的傳統領域。上大學以前，我沒有什麼機會深入認識排灣族的文化，而那時班上剛好有排灣族的同學，也是我的好朋友，她告訴我，她母親的部落其實是來「南排灣」體系，我才知道，原來排灣族有分成區域性的群體和些許方言差異。我也告訴她，我們布農族也有分五大

社群的方言別，分布在臺灣不同區域，因此其實也不是「通通都一樣」。這番交流也讓我們再次感嘆，很多人會以為「原住民」都一樣，甚至曾有平地同學告訴我，他以為不同族群的原住民語言可以互通，殊不知各族群基本上就是因語言不同而分類的，而且我們就算是同一個族群，內部都還可以再依語系、地域和社群文化而有所區分。

長期以來，主流社會的教材中，看不見對多元族群的深度介紹，導致很多學生都以單一且片面的知識來認知「原住民」，但其實臺灣的族群比大家所認知的還要更複雜，絲毫沒有因為現在原漢社會交流頻繁，就變得比較簡單。因此當我們面對非原住民，也就是所謂的漢人社會，往往感受到很大的認知落差。2020年，教育部所屬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文化部所屬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及原住民族發展委員會所屬的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聯合製作推出了非常有深度的當代原住民族主題展「拿麼厲害」，當中也介紹到成功大學原資中心的主任Ljegeay Rupeljengan（樂錯·祿璞峻岸）的故事。在專訪影片中，Ljegeay老師亦提到這個現象，非原住民

對於多元族群文化的認知與敏感度需要加強，相信這不僅是身為臺灣人應具備的公民意識，尊重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更是需被倡議的普世價值。日前，原住民族委員會出版了10冊《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並全數開放網路免費下載。這些歷史事件將會納入12年國教課綱原住民族教育教材的重要參考，提供作為教材研發。此出版工作最重要的宗旨是建構原住民族史觀，使臺灣社會學習從原住民的處境與觀點看見歷史，落實族群對話，促進社會理解，我認為這是值得推薦參考的資源。

布農族語中有一句重要的招呼語是「mihumisang」，語意中有「願好好呼吸」之意。希望校園中老師、學生都能更重視營造友善多元族群的環境，別讓原住民學生呼吸困難。但這必須要從確實的「看見」開始，當你我真正看見原住民族文化的多元複雜，也看見原住民族議題中的實況與困境，那才能真正看見了臺灣這座島嶼的美麗與豐富，與這片土地一起mihumisang，一起好好呼吸。

附註：「微歧視」（Microaggression）一詞最先是1970年代非洲裔美國籍學者Chester Pierce所提出，Derald Wing Sue等學者進一步延伸至有色人種、性少數族群等特定群體和社會邊緣者所遭遇的日常隱形歧視。